

一声长叹

事业与情爱的激烈碰撞  
富翁家庭的真实写照

晓吴 著

# 一声长叹

延边出版社

# 1

国庆节的大上海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

黄浦江边美极了。一座座形态各异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通体发亮，五彩缤纷，它们倒映在水中，粼粼碧波便成了银光闪闪了，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，仿佛黄浦江是流淌的黄金，而不再是水。

最美的要算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塔，它像一个婀娜多姿的文静少女，亭亭玉立的，给人一种至真至纯的透明感觉。它更像是一位打扮妖冶的艳丽贵妇，浑身上下珠光宝气，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璀璨之光，让人陶醉三分，入魂三分，从心底里涌起一首情不自禁的赞美之歌。

相比之下，离这儿不远的豪华别墅区未来花园，夜景虽然不如这里美丽，但欢乐的气氛却比那里热闹，上海远东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周心寒的婚礼，就在他的别墅里举行。不，准确的说应该是闹洞房，他的婚礼已于中午在五级的锦江饭店举

行了，共来了两三百名嘉宾，几乎都是房产界的精英。周心寒是上海名副其实的房产大亨，所以捧场的人特别多，婚礼可谓热闹非凡，气势宏大。

闹洞房是我国的一种习俗，相传始于晋代。汉时，新婚之夜便有“听房”之俗，并见于正史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：“新婚之夕，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止，以为笑乐。”后演为闹房，不但男家亲戚、贺客宾朋有戏谑新娘的权利，就连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也有这个权利。虽是对新郎新娘的戏弄，但大多数还是偏于新娘一方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戏妇”。

美丽迷人的新娘雪梦茵自然也免不了亲朋好友们的戏弄，身为总经理的新郎周心寒更是如此。他们紧紧相偎，心里咚咚直跳。

闹洞房的热闹气氛渐入高潮，整座别墅被祥和喜气笼罩着，连空气都不同寻常，弥漫着欢乐和幸福。

宽敞而明亮的客厅里，人们将新郎新娘围在中央，开始寻问和戏弄。最先是周心寒的一个记者朋友提问，问的是他所关心的一个问题：“周总经理，你这次结婚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看来你好像挺节约的。”

周心寒亲切地扫了那位记者一眼，微微一笑说：“怎么，你对这个感兴趣？好吧，老实告诉你，花钱并不多，主要是宴席方面，大约四五万元。这足够了，大大超过了我的预算。原计划，最多花两三万元，所以我只是发了一百多封请帖，没想到今天却来了这么多人，再次感谢大家看得起我。”

记者又问：“周总经理，你是上海房产界的知名人物，个人拥有几亿元的资产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第二次婚礼举行得豪

# 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那位经理并不罢休，很多人也来了兴趣，纷纷叫新娘讲。雪梦茵灿然一笑，摇摇头说：“心寒说得已经很明白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”声音十分温柔，就跟她的长相一样。

的确如此，因为他们曾经有，不许向任何人讲他们的相识和相恋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

其实也没什么，光明正大得很，也十分纯洁，但周心寒和雪梦茵却不这么看。周心寒总觉得人们知道这事后，自己脸上无光，甚至有损自己的形象，亲朋好友们肯定会这样质问他，你怎么找那种女人做老婆呢？难道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吗？而对于雪梦茵来说，她和周心寒的相识，则是心里的一种隐痛，已经成了一块伤疤，她不希望第三人知道后去随时揭它，因为那样会更痛的。所以，他们才对这事守口如瓶。

这件事既然新郎新娘都不愿意说，贺客宾朋们也有自知之明，不再刨根问底，也不再问其他什么了，开始了真正的闹房。有人提出要他们接吻。于是一呼百应，人们纷纷叫他们接吻。新郎新娘无可奈何，只好相视一笑，开始履行。毕竟是在众人面前接吻，所以都显得很害羞。新娘微闭双目，脸上红云乱飞，静静地等候着。新郎有些不好意思，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，好半天，他才将嘴凑过去，轻轻地吻了她一下。那是两片红润生辉的嘴唇，十分性感，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。

“不行，纯属敷衍了事，重来！”人们此起彼伏地欢叫着，认为不过瘾，说这哪里是接吻呢？而是四片嘴唇的闪电般的摩擦。

无奈之下，周心寒只有重来，久久地吻着她。但人们还不过瘾，叫他把她紧紧搂着。他只好照办，搂着她的纤纤柳腰。人们似乎还嫌不够，叫雪梦茵张开嘴巴。把舌头伸出来让丈夫吮吸。雪梦茵一副娇羞模样，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，无论人们怎么要求，也不把舌头伸出来，依然闭着眼睛。人们见她这副坚强样子，也不为难她，叫周心寒自己去吮吸她的舌头。周心寒很听话，用舌头去开她的樱桃小口，开了几下，樱桃小口就像花瓣那样慢慢张开了，他使用舌头去寻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动情地吮吸着。人们怕他弄虚作假，要他把她的舌头吮吸出来看看。周心寒像个十分听话的小学生，立即那样做。人们热烈地鼓掌，夸他听话，说什么做什么，是个好孩子。

接着开始戏弄新娘，叫她做一个“百年皆好”的游戏。具体做法是，让她在周心寒的脸上留下 100 个鲜红的吻印，必须清晰，必须不多不少 100 个。这么强调，就意味着不能敷衍了事和马马虎虎，要认认真真。雪梦茵忍不住发出一阵娇笑，声音格格格的，像一串摇响的银铃，她觉得这些闹房的人真聪明，竟想出这样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游戏，还美其名曰百年皆好，与婚礼的主题紧紧相扣。

有人从卧室里给雪梦茵拿来了一只口红，叫她随时涂抹，以免吻印不清晰。雪梦茵接过口红，并往唇上涂抹，因为唇上还有，是今天早上涂抹的，虽不怎么浓，但至少还能印几个。雪梦茵渐渐收敛笑容，双手勾住周心寒的脖颈，踮起脚尖正要向他吻时，突然有人叫停。雪梦茵只好停下来，又一次笑了，笑得非常开心和甜蜜，好像知道人们又要什么建议。

果然有人建议，说这样让新娘一个人完成“百年皆好”不

合理，“百年皆好”应该是两个人的相互愿望，作为新郎的周心寒，更应如此。这就意味着周心寒也要抹口红，吻雪梦茵100次。这是很明显的话意，但周心寒却装蒜，说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刚才建议的那人立即解释，简明扼要，夫妻对吻100次，必需是你吻一个我吻一个，有节奏的进行，不准间断，否则重罚，吻200个。

说得再明白不过了，周心寒只有照办。于是人们鼓掌喝彩，觉得太刺激了。周心寒拿起口红，正准备往自己嘴上涂抹时，被雪梦茵夺了过去，她怕他涂抹不好，自己亲自给他涂抹。口红这玩意似乎专门就是为女人制造的，作为女人打扮时的一种点缀，使美丽的女人锦上添花，使不美的女人增色不少。人们从没见过男人涂抹，如今见了周心寒，觉得非常难看，不由嘿嘿哈哈地笑了。有的笑出了眼泪，有的笑得半天回不上气来，有的笑得前倾后仰，觉得周心寒成了马戏团的一个小丑。如果给他戴上礼帽和沾上胡子，他就像喜剧大师卓别林了。

口红涂抹好了，双方进入了亲吻的状态。看着周心寒那红艳艳的嘴唇，雪梦茵总是忍不住自己的笑声，是那种很含蓄和很有修养的笑，笑不露齿，或者是用手掩嘴娇笑。这时，有人再次建议，叫新郎先吻新娘。周心寒爽朗地点点头说行。又有人建议，叫他们的吻不能有重叠现象，必须是一个一个清晰地摆着。这倒使他们有些为难了，脸只有这么大，又要印上100个吻，往哪里摆？

人们理解他们的为难，决定放宽尺度，可以把吻印到脖颈上去。

游戏开始了，人们伴随着他们吻的节奏，一边欢乐地鼓掌，一边愉快地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直到唇上的口红被吻干，唇印不清晰，才停下来让他们涂抹口红。他们一旦涂抹好了，人们又开始记数：“八、九、十……”

十几分钟过去了，这个游戏才告结束，只见新郎新娘的脸上、脖颈上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鲜红唇印，煞是壮观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这时，有人大声宣布：“下一个游戏是新娘骑马。”接着详细阐述，“是把新郎当作一匹马，骑在背上，手里拿着一根鞭子，必须像真正的骑马人那样一边吆喝，一边鞭打屁股，而新郎也必须像真正的马那样，随着主人的吆喝和鞭打，做出应有的反应。”

无疑，这又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，人们一阵鼓掌，暴雨般经久不息。

不可能给新娘一根真正的鞭子，同时也找不到，只好找来一根皮带代替。在人们的好奇神色中，周心寒趴了下去，作好马状等雪梦茵来骑。雪梦茵骑在他的背上，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。人们见她动作不像，就叫她左手抓住他的衣领，当作缰绳，而且两腿还要夹紧，以免从马背上甩下来。雪梦茵只好那样做，想尽快结束这个游戏。他感到周心寒很可怜，双膝跪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，肯定是很痛的。要不是闹洞房，她才不忍心他那样做。

雪梦茵随着一声吆喝，右手高高举起的鞭子猛地打了下去，很轻地落在周心寒的屁股上。她做得很像，赢得人们一阵掌声。但周心寒却做得一点也不像，漫不经心地走着，还抬起

头嘿嘿嘿的一阵傻笑。

“不行，重来。”有人大笑道。“恐怕只有神经不正常的马，才做出你那样的表情。”

许多人也这么说。

“那你们要我怎么样？”周心寒抬起头傻乎乎地问。

“做一匹神经正常的马。”有人回答他。

“好。”周心寒含笑点头，并示意雪梦茵开始。

这一次他表演得很像，屁股挨打后飞快地跑起来，还差点把雪梦茵甩下去。他脸上的表情也很像，全是愤怒神色，头也一点一点的。走了几步后，速度慢了下来。有人叫雪梦茵再一次抽打。她刚把鞭子举起，马就开始飞跑起来。

人们一阵哄堂大笑，说这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，能察言观色。

周心寒正要站起来，有人却还不满足，叫他学马叫，学马受惊的样子，并把雪梦茵摔下来。很多人拥护，并鼓掌欢迎。周心寒无奈地笑笑，趁雪梦茵不注意，“前蹄”顿时腾空，高昂着头，惊恐万分地怪叫着……

雪梦茵果真被他摔了下来，重重地落在地上，只觉得屁股一阵疼痛，弄得她哭笑不得。

人们见此情景，再一次开怀大笑。

周心寒赶忙将她扶起来，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屁股，一边心怀歉意地柔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雪梦茵并不生他的气，面带一丝甜甜的微笑，温柔得就像一只美丽的波斯猫。

周心寒感到有点儿累，喘着一口口粗气。有人给他递一杯

水，他一仰头，咕噜咕噜地一气喝干了。

这时候，又一个戏弄新郎新娘的游戏，在人们的欢笑中开始了……

这洞房闹得很久，从晚上七点一直闹到凌晨一点，宾客们才一个一个相继离去。

# 2

洞房花烛夜终于来临。

午夜宁静极了，没有蟋蟀、蝈蝈的弹琴歌唱，也没有城市的喧哗与骚动，就像一潭静静的秋水，连一丝波纹也没有。

对于周心寒和雪梦茵来说，这可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夜晚，足足期待了整整两年。在他们的感觉中，这短短两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好像是半个世纪。

他们都很看重这个夜晚。周心寒看重的是她的童贞。雪梦茵看重的则是他的床上功夫。前者关系到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处女，是否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，后者关系到夫妻生活是否幸福一生。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谁都愿意找一个处女做老婆。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谁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性事无能的男人。

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看重，说来是有原因的。

两年前，周心寒出差到香港，在一个红灯区偶然邂逅了雪梦茵。那天，大阿姐刘娜娜强迫她单独接客，为老板创造财

富，雪梦茵却坚决不从，甚至还打了那个嫖客一巴掌。这可惹恼了刘娜娜，她一把抓住雪梦茵的头发，就是狠狠的几个耳光，打得她嘤嘤痛哭。周心寒就是在这时上楼的，因为他从她们的对话中，听出受害者操一口上海普通话，于是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他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没想到她果真是上海崇明岛人，而且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。她大学毕业后，在深圳打工，后被人骗到了这里。

后来，周心寒使她离开了魔窟，带到了上海。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他给了那个同样年轻漂亮的大阿姐刘娜娜三万元的赎金。

回到上海后，雪梦茵为了感激他对自己的危难相助，一心要给他打工。周心寒考虑到她学的是文秘专业，自己也没有一个秘书，就答应了她的要求，成了他的第一个秘书。这之前，他是没有秘书的，一切由办公室的人员代劳。他这个总经理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不怎么喜欢女色，所以一直没有女秘书。但雪梦茵却是个例外。

那时候，他刚与妻子胡晓兰离婚了。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只是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。离婚，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平常得就像家常便饭，但在旁人眼里，总经理周心寒离婚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因为他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，温柔贤慧的老婆，聪明可爱的小儿子，他自己不仅是个总经理，还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从没见过他们吵吵闹闹，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外遇。而且在周心寒的事业上，他老婆胡晓兰可说是个得力助手。三年前，她都还在公司帮助丈夫弄这弄那，几乎等于半个总经理。直到丈夫再三劝说，她才在家

坐享清福，过一种很多女人望尘莫及的幸福生活。她每天除给上初中的儿子做三餐饭以外，其余时间就是在麻将桌上和健身房、美容院度过。

对于雪梦茵来说，仅仅给周心寒打工，是不能表达心里对他的感激之情的，她还有个想法，那就是暗地里做他的情妇，把女人最宝贵的贞节奉献给他。似乎只有这样，她才觉得最能表达自己的一片真心，也才对得起他，自己问心无愧。

这纯粹是为了感激，不为金钱，更没有想做第一夫人的野心。但当她得知总经理离婚后，嫁给他的想法就在那几个失眠之夜里产生了。她觉得这是一次天赐良机，也是报答他的最好方式。

于是，雪梦茵便拿出女人最大的勇气，开始主动追求他了。她不怕他拒绝，更不怕他嫌弃。为了爱情，为了感激和报答，她已经豁出去了。

开初，她是在工作上热情关心他，但他却无动于衷，经常是一副履行公事的样子，板着一张严肃面孔，像谁借了他的米，还了他的糠，一点也没有电视剧里那些老总的风流和潇洒。那些老总，见了漂亮女子总是色迷迷的，也总是跟漂亮的女秘书双双出入，而且常常还在办公室与女秘书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，甚至调情。她原以为那些老总都是无聊文人凭空杜撰的，但通过她在深圳和上海的所见所闻，才发现那并非杜撰，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也就是说，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老总确实与风流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们玩弄女人，就像男人抽烟那样随便，往往是招手即来，挥手即去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

可是这个周心寒怎么对她视若路人呢？难道自己不年轻不漂亮吗？难道离婚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他心头吗？难道他这辈子再不打算结婚了？难道……？

雪梦茵百思不解，只有从生活上关心他。周心寒没有离婚前，除了午餐外，早晚都在家里吃。离婚后，生活没有了着落，一日三餐都吃馆子。吃馆子不但花钱，而且也不卫生，雪梦茵怕他这样下去吃出病来，就叫他少去吃馆子。周心寒却反问他，他不吃馆子又到哪里去吃呢？

这句话倒提醒了雪梦茵。是的，老总已经没有家了，不吃馆子能行吗？终于，她想出了一个不让总经理一日三餐吃馆子的办法。

那天，周心寒正在总经理室津津有味地看当天的《新民晚报》，雪梦茵走了进去。她站在他办公桌前，默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假装咳嗽一声，引起他的注意。周心寒放下报纸，见是她来了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请坐，有什么事吗，小雪？”

雪梦茵略显激动地说：“周总，我想向你建个议行吗？”

周心寒一下来了兴趣：“好啊，你快说说。”

雪梦茵一时语塞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本来，那些话她昨夜就想好了，现在却不知如何开口，只感到脑子一片紊乱，话语很多，但理不出个头绪。

“怎么，是不是想保密？”周心寒点燃一支烟，悠然地抽一口，第一次觉得雪梦茵很可爱。

“不是不是，大脑断路，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雪梦茵面颊微红，就像一颗熟透的苹果。

“那你好好想想吧，一定会记起的。”周心寒面带微笑，显

得和蔼可亲。

雪梦茵终于把那些话理出了一个头绪，说：“周总，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我以公司一个普通员工的名义，向你建议，一日三餐，你别再去吃馆子了，买一个液化炉我们自己做饭，或者干脆请人做饭，那样既经济又卫生。”

她很满意这翻话，认为十分得体，既表达了她对他的关心，又不失自己作为一个秘书的身份。

周心寒的兴趣越来越浓：“这个建议很好。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房子做饭啊，而且也会叫人笑话的，说我吝啬到如此程度，竟自己做饭，这恐怕在上海房产界会成为笑柄。”

雪梦茵灵机一动：“不在这里做饭，而是租一套房子，专门为你做。这么大大公司，你的身体如果在馆子吃垮了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”

周心寒心领神会地点点头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小雪。”接着沉思起来，眉头锁得紧紧的。他是在想雪梦茵的话，觉得她的建议很有道理。是的，自己总不能长期这样吃馆子吧，应该多吃吃家常便饭。这时，他不由想起了曾经的妻子胡晓兰，她在生活上特别关心他，常常做一些非常可口的饭菜。特别是他喜欢吃的几样川菜，她的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就像出自于特级厨师之手，让他吃了留恋忘返。她这几乎是特地到上海的一家著名川菜馆去学的，为他而学，知道他当年在四川大巴山当过七八年知青，养成了喜欢吃川菜的习惯。

不一会儿，周心寒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，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小雪，你下午去劳务市场给我请一个保姆，要求勤快，讲清洁卫生，年龄在 70 岁左右，会做饭。